

“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米盖尔·安赫尔·

阿斯图里亚斯

董燕生

译 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著 董燕生 译

(滇)新登字01号

Miguel Angel Asturias
EL SENOR PRESIDENTE

根据古巴第三届图书节版本出译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著

董燕生 译

责任编辑：韩旭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1 字数：255 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2-01579-5/I·405

定价：5.40 元

译者的话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于196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他的名字远远越过危地马拉的边界和西班牙语国家的范围而蜚声世界文坛。他从事过律师、外交官等职业，先后两次侨居和流亡国外达二十年之久。旅居法国期间潜心研究古印第安文化，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传说》（1930），《总统先生》（1946），《玉米人》（1949），《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死不瞑目》（1960），《危地马拉周末》（1956），《珠光宝气的小家伙》（1961），《那个混血妞》（1963），《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诗集《十四行诗集》（1937），《云雀的太阳穴》（1949），《贺拉斯主题韵文习作》（1951），《博利瓦尔》（1955），此外还有一些剧本，收集在《戏剧全集》里（1964）。

《总统先生》是阿斯图里亚斯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书中以1898—1920年间执政的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为原型，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了一个粗俗、怪戾、狡诈、凶残的专制暴

君形象，同时描述了在此人魔掌笼罩下，遍于国中的愚昧、贫穷、凄惨、恐怖气氛。基于这部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的深刻现实性及其艺术典型的广阔涵盖面，在原著出版后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仍不乏重要的社会认知意义。

不过这里不准备触及《总统先生》的思想性和政治意义，而是专门分析其语言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翻译问题。按译者的个人感受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贯穿全书的口语格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在动手写作之前，书中的许多章节已经在朋友聚会中“大声讲述过了”，“形诸笔墨，不过是再一次给我自己讲故事；只有听起来顺耳的时候，我才满意。”

鲜明的口语色彩当然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人物对话中。可以说，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对话几乎是阿斯图里亚斯勾勒人物性格的有数手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偏向于群体化和脸谱化。

然而，阿斯图里亚斯并非简单地描摹口语，而是精心锤炼和琢磨，使之闪烁出文学语言精深博大的典雅光彩，发挥出伸缩如意的表达能力。他有时把精选的语汇纳入口语句法跳跃跌宕、主题骤转的快速节奏中，以渲染焦虑不安的心情和混乱骚动的梦魇；有时又用俚俗的字眼组成冗长繁复的书面语句式，旨在造成荒诞的对照、达到嘲讽效果。此外，作者还大量使用谚语、童谣、民歌、古诗等来增添色彩、加强意境。在语言驾驭能力上，阿斯图里亚斯犹如一位音域极宽的高明歌唱家，可以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层次上驰骋自如。对于始终生活在学生腔环境中的译者来说，这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所以在整个译书过程中，一直像鲁迅先生描述得那样：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还得经常请教别人，为的是冲破自己狭小的语言樊笼，至少近似地反映出原著那样气象万千的面貌，既有阳春白雪般的

诗情画意，又有下里巴人式的陋巷俗语。

二、夸张、荒诞的修辞方式。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俯拾皆是的大胆新颖的譬喻，它们往往使读者在最初的惊愕之后，很快为其形象之鲜明、构想之奇巧所折服。在第二章，作者这样描绘一个双腿全无的残疾人：“他像活埋了半截的人……立在地上。”第四章关于荒郊野外天空的一段文字：“天空又远又蓝，像是一座高大坟墓的穹顶，一圈圈兀鹫缓缓盘旋在顶端，如同摆放的花环。”第二十九章瓦斯盖司阴暗的复仇心理：“他是一只不见天日的蛆虫，胸臆间充塞着永无尽头的长夜；只有想到一把利刃如何剖开肚腹，留下一道张着大嘴的刀口，才会有些许光亮穿透他那充满仇恨的心灵。”

可是阿斯图里亚斯似乎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夸张譬喻，他更多地是追求一种荒诞效果，于是处心积虑地搜寻冷僻、古怪、奇诡的表达方式，其中既包括令人始料不及的联想方式，也包括毫无逻辑联系的语句堆砌。比如第四章的斗鸡场面：“四周的烧酒味。一滩烟色的痕迹。血淋淋的五脏六腑。疲惫而鲁钝。昏昏噩噩。懒懒散散。热带的中午。”第八章大街小巷的拟人化。第十四章联觉式的描写：“发出各种气味的声响，打出五颜六色嚏喷。”第十五章胸部肥大的女人形象：“堂娜·胡蒂丝夹在她那对小推车把手似的乳房之间。”第二十七章逃亡路上：“正午时分。云团纹丝不动。树木纹丝不动。走投无路。白茫茫一片。岩石接着岩石。蚊蝇成群……”第三十八章的景色描写：“在远处的一抹晴空衬托下，华灯初上的城市高大建筑宛如璀璨发光的沙丁鱼浸泡在蓝色油汁里。”等等，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作者或许是企图通过荒诞的语言来表现一个荒诞的世界，但是有时候走得太远，难免影响作品的可读性，益发增添了翻译的难度。对待此类问题，译者的原则是尽可能直译，保留原

文的韵味和联想方式，除非译文确实费解，又不能用简短注解说明，才作适当的变通处理。比如第三十章讲到几个老处女听说卡米拉病危时的心情，按原文直译应为：“不论她们怎么挥动剪刀，总还是剩下大块布料，足够她们个个按照各自的身材大小来裁剪这个事件。”读起来确实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好意译（见243页）。第三十七章对几个人演说内容的概括，直译是：“……攻击（他们）圣胡安式的预言集，（他们）天方夜谭式的咒语册，（他们的）神学栓剂。”既使加上冗长的注解，最终仍令人不甚了然，所以也作了变通处理（见297页）。

三、搜索枯肠的遣词造句。作为诗人兼小说家的阿斯图里亚斯，向来十分注重锤炼文字，尤其是语言的韵律和节奏。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实际上是成段的散文诗。不过，在追求一般的语言音乐美之外，他还特别热衷于利用听觉联想造成各种特定的音响效果来渲染气氛。全书开头的那段十分别致的文字就是突出的例证。作者的意图在于：借助类似汉语的双声叠韵，使音节“um”和辅音组合“lor”反复出现，造成丧钟喻喻、谰语阵阵的音响效果，用这种“背景音乐”来展示人间地狱的阴森可怖。另外比较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的是第二十六章描述“天使脸”白日梦的一段，其中大量使用包含音节“tan”或“an”的单词，暗示主人公耳里不断响着“当当当”的敲门声。

出于同样对语言符号音响效果的偏爱，书中反复出现象声词、双关语、俏皮话、绕口令、隐语黑话、人名或绰号的谐音以及其他文字游戏。此外，作者还善于发挥拼音文字的书写特长为一定的表达目的服务，比方以大小写字母来表示语音的高低强弱，以字母的重复象征拖长的语调，等等。

凡此种种，无疑都构成翻译的另一类难题，能形神兼顾诚然理想，但涉及双关语俏皮话之类的文字游戏，这一点实在很难做到。译者不得不经常实行一些变通处理，舍形而传神。比

如第三十八章，“天使脸”在火车上预感到自己死期临近的那段文字，原文用“越来越”模拟车轮的轰隆声，然后逐渐联想到与其发音相近的“尸体”一词。照此直译，则完全失去原文情景交融的韵味——车轮的声响和人物思绪的同步和重叠，因此译文中作了变通处理（见307页）。《尾声》中木偶艺人对囚犯们说的那段疯话，则参照我国某些街头艺人招徕观众的用语作了一些变动（见330页）。他在这之前唱的两段绕口令也非直译原文（见329页）。

类似情况尚有多处，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说到这里，译者的话似乎应该收尾了。不过通过这本书的翻译实践，触发了译者的一些想法，觉得还是借此机会一吐为快。

我想说的是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工作态度问题。不管社会上一般人有什么样的误解，多少涉及这个领域的同志们自己应该清醒意识到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严肃、艰苦而又光荣的。在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历代翻译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始终闪烁着熠熠光彩。而到了近代，他们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就思想文化条件的积累和准备而言，可以说，如果没有明末清初以来，多少代翻译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就不可能出现当今的现代化进程，连十二亿中国人目前使用的语言都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就是说，翻译工作者不仅在推动民族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语言演化的方向。

我绝非在这里耸人听闻，借机抬高行业和个人的身价。恰恰相反，指出使命的重大性、严肃性和艰巨性，是为了与同行们共勉，希望大家都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就内容而言，外部世界的陌生思想观念是靠翻译工作者介绍引进的，然后才能谈到去粗取精、消化吸收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营养。这方面的标准必须是完整、准确、忠实。任何断章取义、含混不清和任意杜撰都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后果，像市场上的伪劣产品一样贻害无穷。

就形式而言，不同文化集团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也有待翻译工作者借鉴和移植。照鲁迅和瞿秋白当年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创造新的表现方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语言不断发展丰富，更有效地适应现代生活和日益扩大的文化交流需要。这无疑对翻译工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面对严峻挑战，我们唯有不懈地向古人、向前辈、向群众学习，努力提高语言文字修养，否则任何原著从我们的笔下一过都可能千篇一律地变成文白夹杂的公文体。当然就更谈不到通过“创造新的表现方法”来发展和丰富民族语言了。

应该说，在中国翻译界的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许多杰出的前辈早就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必须成为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永恒写照。

指指划划说了这一通，并不等于译者本人达到或者相当接近上述标准。理想境界是一回事，经过努力能向那里靠近多少步，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时时碰到的亘古难题，更何况涉及历史、文化、心理、语言诸多领域的翻译活动呢！但是，是否自觉提出一个高标准并以之约束自己，实践结果势必大相径庭，所以才觉得有必要说几句，以期引起注意。这也是此番议论的唯一初衷。

至于在各种主观、客观条件制约下，拙译《总统先生》一书中的错误失当和文理不顺之处，则衷心希望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尤其希望能有更忠实、更流畅、更优美的译本来取代。

唯其如此，翻译事业才能进步、兴旺，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译者特别向秘鲁朋友胡安·莫利约和西班牙朋友玛尔塔·埃梅丽奇致以谢忱，他们的热忱、耐心和学识帮助译者克服了重重困难。

1992年6月8日于北京

译者简介

董燕生，1932年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后一直在该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著有《西班牙语》课本（1—6册）。董在完成教学及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也涉及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部分词条的编写，译作也很多，既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也把外国作家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但所译均为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分别收在有关专集之中或发表在期刊上。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目 次

译者的话	1
第一部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1
一、在大教堂门廊里	3
二、“杂毛”之死	9
三、“软布人”逃走	16
四、“天使脸”	22
五、那个畜牲	30
六、将军的脑袋	37
七、大主教赦罪	46
八、大教堂门廊里的木偶艺人	55
九、玻璃眼睛	60
十、军中王子	67
十一、劫持	73
第二部 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83

十二、卡米拉	85
十三、搜捕	96
十四、全城同唱颂歌	106
十五、叔叔婶婶们	112
十六、在新开大院	120
十七、惹是生非的爱情	134
十八、敲门声	141
十九、账清粥稠	149
二十、一丘之貉	154
二十一、周而复始	161
二十二、活坟墓	169
二十三、呈送总统先生的材料	177
二十四、坏女人宅门	181
二十五、死刑犯的下落	194
二十六、天旋地转	204
二十七、逃亡路上	213

第三部 几星期，几个月，几年.....225

二十八、黑暗中的对话	227
二十九、军事法庭	235
三十、弥留之际的结合	242
三十一、冰冷的哨兵	248
三十二、总统先生	255
三十三、盖棺定论	263
三十四、水月镜花	273
三十五、雅歌	279
三十六、革命	287
三十七、火神之舞	392

三十八、旅途·····	303
三十九、港口·····	311
四十、藏猫猫·····	316
四十一、平安无事·····	322

尾 声·····	328
----------	-----

第 一 部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